

嬰孩類編

清 陸澄 陶樸 繪訂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清·曹溶輯 陶樾增訂

學海類編
10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怡情小錄

清 仁和馬大年鍾岳述

睡味

癸辛志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顧新著侍兒煎脫巾斜倚藤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此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簾慳昏眠取快且一息拋書還少年此詩也相對清園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枕西窗半夕陽此詩也讀書已覺肩棱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此詩也老讀文書與易

學海類編

六

怡情小錄

一

保攝

蘭須知塵冗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此詩也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慳然成獨笑教聲漁笛在滄浪此詩也余習懶成僻每遇暑盡必須假息客有嘲孝先者即哦此以自解但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多用方枕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睡訣

孝先曰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盧士

如容兒不見仙方覺睡方睡亦有方希夷謂息魂離神不動也遺教經云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謂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睡覺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

四休

太醫係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食不如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守欲者不伐之家

學海類編

八

怡情小錄

二

攝

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者若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客事或茗茶酒冷賓主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作小詩道家儂歌之以侑酒皆詩曰太醫診得人閒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道侶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來故有以自樂淵明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往昔奇文共析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

少陵與朱山人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
滿渚野水細通池客村非遠殘燈席更移嘆君多道
氣從此數道隨李太白與范居士詩曰忽憶范野人閒
園登幽姿又云還傾三五酌自咏猛虎詞近作十日歡
遠爲千載期風流自曠蕩誠浪偏相宜觀此則朱山人
范居士者可爲非常流矣

五事

倪正又鈎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
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學海類編 二 怡情小錄 二 保攝

十供

齊齋十供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
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寫
意弈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六館

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館曰春雪水融館清夏晚雲館中
秋午月館冬日方出館暑簟清風館夜階急雨館各製
一銘

老境從容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光復近清明天低
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轉鶯花似銀時高閣望草如
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况復人閒久太平又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爲士子
高談仁義作男兒敢于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閒浪皺眉
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老人
怡神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飲不過
多不喜大醉其詩曰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
及浩歌所居之室名安樂窩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
學海類編 二 怡情小錄 四 保攝

枕其詩曰情高于屋室大如斗布被暖餘絛藿飽後氣
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說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
之語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事晚教
二子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
儒行其詩曰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
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言酒百年昇平不
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孰有如康節者
乎

居常待終

徐勉曰冬日之陰夏日之陽長辰美景負杖臨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守志

陶隱居嘗曰偃蹇園巷從容郊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澹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水此外何務

對酌壙中

司空圖預爲壽蘇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學海類編下 怡情小錄 五 保類
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嚮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會無傲色

卜築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爲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觀茅舍蕪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元楚詞黃庭陰符揚數圖覺重十卷而

已杖藜蹠履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鑑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峰顧無樂而死乎

又

佳堂之中竹牕之下必置一榻時或困倦偃仰自如日閒牕下一眠甚是清爽時夢乘白鶴遊於太空俯視塵壤有如蟻羣自謂莊子夢爲胡蝶入於桃溪當與子休相類又曰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爲琴室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鐻上以石塊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清亮自有外物氣度出神陰記

學海類編下

怡情小錄

六

保攝

又

江文通曰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地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清春爰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女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潭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居閒

居閒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丁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攜首叔袒裙跣從事藤牀竹几高枕北

悠清風時來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吮凉浴罷
杖履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逆剝芙蓉雪藕白
膠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又

仲南豐曰宅有桑麻田有稻稌而渚有蒲蓮芡于高以
迫晷燕之上下將于深而逐鰭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
其力而無媿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
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秉月遺氛埃之
溷濁此吾取其息倦而樂於自遂也

學海類編

二八

怡情小集

七

保攝

學海類編

二八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起天地故諱耳然後學海類編 六 鹿門隱書 一 保攝

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暴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槩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呪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尙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扞而過賢者塞泥竊室乎頑通母其亂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注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肉以亂國逼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譙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蹟封禪以求生祠禮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

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帷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眾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學海類編 六 鹿門隱書 二 保攝

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葯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之不淺也

或曰聖人見一善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

便毒於豺狼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也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巢羊猥猶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威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學海類編 八 鹿門隱書 三 保攝

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何象也

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鄒民二十以孝聞焉在子修哉后稷之猶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

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苛刑禍及流竄至是臨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卒患其內虎兇乎蛟龍子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爲則終身所爲心之馴倫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險而不險而不殺觀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學海類編 八 鹿門隱書 四 保攝

富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與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牛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嫗有弱君室有色嫗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矣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探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神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神
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神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
神之靈神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
能自順其化麟鳳神於祥瑞也蛟龍神於潤澤也昆蟲
神於地氣也雲物神於天候也而况於聖人乎况於鬼
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
不神於祿食也况能神於天爲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
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

學海類編 卷之五

鹿門隱書

五

保羅

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消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
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執行其
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
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廉紂士不歸周矣故伯
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
我側爾焉能說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
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
去濶而取介者也

於麟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
必德備於厲夫至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
憊嗚呼道果不在於日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善晏之中或可
矣噫古之奢也儉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
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儉學實有驕驕
必驕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
暴才多與蟲爲之妖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鹿門隱書

六

德攝

小善亂德小才耗廉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

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害己賈豎非道極

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

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妒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妒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駘駘公輪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孔子之駘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過于人之貌固不足加於眾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舉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學海類編

鹿門隱書

七

保攝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書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華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信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八况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眾人侮道而貨法也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良今決獄之御民情者喜怒哀之也

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送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己之嫌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過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徑者苦荆棘也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學海類編

鹿門隱書

八

保攝

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曜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賊賦古之謂賊民今之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視能之佞宋軻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止不行文不正不修不能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鷺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鵡常見小人捕焉噓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鷺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噓吾將鵷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得乎富而去者吾爲矣或曰將處何世如何則可矣免乎諍曰去六邪用四尊學海類編 卷八 鹿門隱書 九 保羅

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諍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永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遠不高而凌歲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其諛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嫫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嫌嫌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己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諍尙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族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族噓吾

之道猶弓箕陶族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于公者其唯桑宏羊孔僂平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買豎衛霍不過乎仕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醢管也爲酒今之醢管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墨皆有處也何管乎楊墨

學海類編 卷八 鹿門隱書 十 保羅

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捨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馬氏日抄

吳郡 馬愈 抑之編

李廷珪墨

予一日至英國府中見勳衛馬損之作字出建安瓦研御府長毫雄花筆一紫囊裏李廷珪墨墨圓餅螺劍脊雙龍金泥已模糊矣墨色渾渾不精亮下趾磨去十之三矣余諦視久之曰此墨若眞亦大有年矣廷珪乃唐僖宗時人僖宗至唐末三十六年經五代五十七年歷宋三百一十七年歷元九十三年至我朝又八十餘年學海類編 一 馬氏日抄 保類

廷珪之墨不識猶有存乎否焉損之笑曰縱使不然亦必佳品所謂試可乃已遂令人磨之其堅如石瓦爲墨所畫余止之曰此眞廷珪墨也予問前輩云廷珪每料用眞珠三兩搗一萬杵故經世久而剛硬用之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信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此墨剛而畫研殆必眞者勳衛曰此先祖受賜於內廷之物耳

擒虎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外角 英廟命殺虎手三百

人往擒之毋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剛又托又扭半剛又三出尖刃托又歧出無刃至則圍虎而孫明者父子皆往明爲虎攪坐身下眾以剛又逗其口使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曳虎尾尾掉人隨以掉虎遂被擒昇入大內殺虎手皆執又以待上於後苑山子上觀之命送虎園賞殺虎人手鈔若干錠比頒賞托又者與之前三刃者不實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學海類編 一 馬氏日抄 保類

門字臣以門字有句脚帶火筆政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句脚我朝南京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鈎脚

搏肉狼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紐繫一狼形如猓大而喙尖馴不咋人以綵絛卽曳脫走道逢屠捕肉疾走人莫敢追所過處羣犬皆避一日嘗狼名馬振怒命銅鑊碎其首蓋狼爲野獸食戾物也使之奔走於京城

是爲毛蟲之孽梁邵陵王綸將兵援襄城有螭熊條所乘馬綸等爲王僧辯敗走亡羊南陽爲西魏所殺今狼督振馬與倫同占振弗悟

奇盜

京師明時坊朱段子家一夕有偷兒自天應中下檢其細輟仍從屋上逸去門戶扇鎗如故坐城校尉俗所謂皮條者日來看視略無形迹朝陽門外東嶽廟廟門南一碑相對高二丈餘文字乃趙孟頫所書有一白衣少年著皂靴在碑下與輩小戲劇自以兩手扳碑蹣跚條學海類編 下 馬氏日抄

三

保攝

三

保攝

左而上跨碑題坐少頃循右而下二三皮條衣秀私謂曰此何人有此伎能心即疑之遂覘其行止日已哺少年入酒家飲至暮入廟去一皮條尾之至殿西廡忽失所在出與眾議入廟蹤跡之一無所見夜已昏暗眾出廟門坐石漆上疑未決望見西松林下白衣者出建散伏地所覘之果少年也尾至廟振一應家宿焉明旦執之詰以朱段子家事一一承服云自某處上屋至本家天應鍾下後開室門上屋復至某廟下地故不詳由本家門戶問其所盜之物云在廟中大應內天花板上眾

從之至鍾應角門於樓閣取一鎗碑門入殿內登神牀蹶象膝登肩輿從頂上直立托開天花板瓦上藻井子昔凡盜之術咸在邊之官論之如法蓋此盜身觀力能捷高鍾大屋著身直上飛檐走瓦音響不聞故所盜泯其形迹使勿自逞其校錄碑上下人亦詎能蹤跡之哉亦奇盜也

井地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跨廟井中有五色氣起子弗之倫一日早往應之曰高三丈餘隔井學海類編 下 馬氏日抄

四

保攝

四

保攝

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親時王振擅權爲有土木之禍水爲異以示象也

條樓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而海子公幹振五六騰出城昇香個爲應食日午至羊房南大倫騰下脫衣卸牽坐樹根上以椰葉盛酒捧蒜汁滿肉自啖回廟一御體在傍夾肉滿蒜戲納廟體口中問之曰解否體

卽應之曰憚終日之嗔呼呼不已來驚憚令人去其肉
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呼之聲隨其往
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歿蓋水之將亡陽氣
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我
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則可以爲戒
矣

胡宗伯

大宗伯胡公源潔與先君子莫逆余少時常得侍左右
見公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學其
學海類編

馬氏日抄

五

保編

袖公自摺之吏昇餐至肉食必二器公唯啖其一未嘗
兼味公舉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豈鄙吝邪不欲
過享其福耳來往參謁必持一茶自微啜少許漱齒而
已蓋茶性寒注下故不宜多飲雖盛怒未嘗疾聲厲色
精膳吏盜表函杖之退公閱書而已皆是可以爲人法
也

塞井

大明門外東面有石獅子二高丈餘南有二井汲者甚
厭正統己巳北寇臨城四方之人多進言因事或以爲

門止大字連二井成哭字去井連二公亦成笑字竊公
言不遠直去塞井則無咎內臣當軸者夜開令人昇
去獅子急運土填井詰旦皆平京師人不識其故遂謬
言獅子走入井中兩井皆塞聞矣說有爭相走視果不
見獅子而井爲平地人心益加驚疑後有人又言井不
當塞復開汲如故

四指揮松

西苑門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老幹蒼蒼料
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朝封之爲四指揮松其
學海類編

馬氏日抄

六

保編

俸米作飯以濟孤貧命二關領其事惜薪司供柴爨東
在幡竿寺西在蠟燭寺日煮石粟京師貧丐者就食者
也

十八藝

己巳歲兆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
無人可與爲敵遂應募爲第一較其試藝十八事皆能
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
一鞭十二簡十三槌十四叉十五叉十六耙頭十七鉤
繩索十八白打

異驪

京師梓童廟在元武門東人常以白驪施廟中道士控羣驪日行巷陌閒以芻豆爲由綠化錢物一大驪特異不受羈縲則臥弗起常縱逸之往來城市數日一還廟道士恐爲人所損傷於其項下懸一木牌標曰神驪日常少食芻粟喜啖茶葉沿門駐立乞茶庵之弗去以少茶餉之即行日以爲常一劫盜驪佑子神欲乘至德州以茶頭之至河西務加以銜勒擊臥不肯行遂捨之而還經十餘年不知所在

學海類編

卷八

馬氏日抄

七

保樹

番藥

西域回紇部博思千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効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指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嚙之自消回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胃筋斷者嚼碎傅之續上回紇有蟲如珠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

印毒所產

印毒即印度之毒也出獅子雄者鬚尾如解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廣者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煜然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風馳急使乘之日可千里鶴鵲傳曰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金剛類者以肉投大罏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入兒出西海中蓋玳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以爲龍角帶以欺中國人但以刀刮屑焚之龍角香而蛇角臭也其國所產異物最多不能盡錄

學海類編

卷八

馬氏日抄

八

保保

熬皮袋

河內縣民家編內得一石碑乃賈休所書彌勒像橫一拄杖挑皮袋於背腰間曳一蕉扇筆法乃錄線描也坦坦居士贊云即紇皮袋非此皮袋不磨堅凡不立行解兀兀解勝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畫法高古而騰字半米元章流麗勁健亦皆可贊也

蟹蘆圖

呂亢畫蟹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螭蚌最大兩螯入足皆有毛撥棹子形如螭蚌螯足無毛梳刺狀如蟹而色黃一螯偏巨彭蜆小蟹也吳人呼爲彭蜆竭杞大於彭蜆殼斑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蜆見人輒走入沙穴釣致不可得望潮卽白殼潮來時則舉螯如望日不失期倚望大如彭蜆每行數步輒舉兩螯相拱而望石蜆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蜂江蟹足堅如石不可食蘆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蜆大於蜆小於蟹吳人炒食之最香末畫一淡斑胡蘆撫卷緝視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

學海類編

八

馬氏日抄

九

保蟹

不解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教跋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旨意曰穀在朝宣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有數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覩生處有才能不替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螭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螭蚌至蜆蜆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筋忠懿

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亢爲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到氣韻生動其螭蚌蟹珊沙狗疾走之狀宛然在于墨蹟濃淡點染開據案觀之羣蟹交錯將苦人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眞不可得也云云子觀此卷於教所稱氣韻生動之說若有未到必臨本也雖無人人懷袖之勢使杜相見之甯不爲之垂涎邪余時在明時坊金襴背家見此不得爲之考究後歲餘偶見蟹譜有云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云云呂

學海類編

八

馬氏日抄

十

保蟹

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龍隱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歲不畫本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聞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蟹蟬蠟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傳肱記觀此始知呂亢非畫師前卷有葫蘆者自是一本非呂亢命工所圖者而陶穀考之爲不善耳

搬棹姿

搬接發果出中印度奔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掌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棗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損若伏苓之在土國人甚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水火稱毒

天然國人性狃急志尙真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政敦敦實風俗猶和凶悖之人時虧國運謀危君上事迹彰明者幽於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但不齒於人學海類編 八 馬氏日抄

八

馬氏日抄

土

保損

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則真截耳斷手則足或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輪財贖罪而已理微占辭不加刑杖隨問款對擬事平科若拒違而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法凡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水流按其真僞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令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違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熾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

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低石重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穀羊剖其右脾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約置剖脾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爲常法

石關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礮皆自滾平麥地上連碌相踞鄉人聚毆以木隔之水曾損折關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白沈汗儒中碌礮墜深坑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礮白復國於池過塊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學海類編 八 馬氏日抄

八

馬氏日抄

土

保損

瑞聞之亟往觀焉踞猶不輟乍前乍卻或碰或觸碌然有聲火星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通太學生齊貢之在生聞說大不然之謂鳥欲擊龜也有血氣知覺故有鬭爭發石臼之礮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踞子之言何其誕也余曰不然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說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鬭者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鬭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出隴數十